

文明乡风如何培育?他们这样做!

编者按

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,是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的迫切需要。7月16日,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启幕,大会以“文明让乡村更美好”为主题,搭建全国交流学习的平台。

在大会现场,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、保护发展传统村落、用好乡土文化资源、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、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。

本报特摘登大会发言内容,与读者共享。

以红色文化涵育文明乡风

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 张宝亮



临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,是千万人口的农业农村大市,也是党群同心、军民情深、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核心发源地。我们走出了一条以红色文化涵育文明乡风、加快老区振兴的路子。

“沂蒙新红嫂”于爱梅,是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的孙女。革命战争年代,奶奶王换于、母亲张淑贞创办战时托儿所养育40多名革命后代。如今,于爱梅发起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,讲述红嫂故事、传承红色基因,受众超过100万人次。临沂有1.5万名“百姓宣讲员”,他们用乡音传党音、用小游戏小剧

把镜头对准村民

河南省卫辉市南司马村村民 李亚云



我是河南太行山里的农村姑娘。很多人认识我,是因为这句“打豆腐的来了”。

我下乡卖货久了,认识很多老年人,发现他们不缺吃喝,缺的是有人和他们说话。很多老人从未出过远门,去过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县城。去年8月,我组织40名老人去郑州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看演出。后来,我把旅行视频发到了抖音,网友点赞1000多万。但点赞更重要的是,更多像我一

样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老人生活,带他们出去旅行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关注乡村、关注老人。

我还在线下开了间“村民与福贵的农货铺”,把他们的农作物和编的筐摆上了货架,也开始尝试让他们参与发展手工制作。现在,乡里已有上百位老人、妇女参与进来,手工制作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。这份改变不只是一份劳动收益,更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,对自己价值的重新认识。

我是普通农村姑娘,时代给了我机会,乡亲们给了我信任。我能做的,就是把镜头对准他们,把流量引回山村,让好产品走出去,让好风气传开来。

以优秀楹联文化引领淳朴乡风民风

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杨婷



云南省剑川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也是中国楹联文化基地。走在剑川古城的青石板路上,最独特的风景,当属家家户户门楣上那红纸黑字的楹联。从婚丧嫁娶到岁时节令,剑川的楹联传承了数百年,而且还形成了“全民参与、自撰自书”的习惯。

那么,这一方小小的红纸,是怎么涵育剑川的乡风民风的呢?

第一,楹联承载的是“传家宝”。在剑川,好楹联就是好家训。剑川古城西门街有座清代建筑“鲁元故居”,大门

上挂着一副对联:“堂正家传浩然气,谦和子有儒雅风”。这副对联教导鲁家后人要堂堂正正做人,谦谦和和待人。

第二,楹联点亮的是“指向灯”。乡风好不好,看大门口贴的什么字就知道。过去有些人爱贴“发财、富贵”,现在我们写进红纸里的是“勤俭持家”“邻里和睦”。

在剑川,我们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宝贝—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。我们把那些好楹联、好家训,请木雕师傅一笔一画刻在木匾上。

第三,楹联唱响的是“连心曲”。楹联不光是贴在墙上的红纸,在我们剑川,它还能唱、还能演、还能乐。今年年初,我们干了一件大事,举办了首届楹联“村”赛!

在自家的“村”晚上,我们把楹联请上了大舞台。家门口的“忠厚传家”被编成情景剧搬上舞台;白族童谣和楹联平仄合在一起,唱出了新时代的“声律启蒙”。

一副好楹联,看似只有一张红纸、几十个字,却是我们凝聚人心、涵育乡风的好抓手。

一把钥匙,打开共富新门路。我们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,打造“畲村十景”,将老房子改造成网红书店、乡村咖啡馆、带货直播间,吸引青年人乡发展。富口袋,更要富脑袋,搭建“艺乐城乡”文明实践载体,把村里的能人组织起来,在文化礼堂教孩子学村史、唱村歌,认领河道保洁、花圃养护。

一张笑脸,照亮乡土自信。我们推动建立剪纸艺术馆等文化空间,把传承千年的暖锅带到杭州,创编情景脱口秀《畲哥来了·趣说暖锅》。利用“双万结对 共建文明”,加强与结对单位吴兴区检察院的联系,检察官定期来村里开讲堂,把村规民约改得朗朗上口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畲村沉浸式了解乡村文明。

乡村的根在丝缕里,魂在烟火中,自信在世界目光里。今后,我将继续发挥好带头人作用,为文明乡风建设交上一份热气腾腾的畲村答卷。

“复活”古村落 村民唱“主角”

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董红梅



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拥有25个中国传统村落,过去,村民大多外出务工,传统民居空置残破,人烟稀少。而如今,已是另一番光景——黄墙黛瓦的古建筑错落有致,文创空间里艺韵流淌,新老村民畅谈甚欢,往来游客驻足打卡……

从人烟稀少到人气满满,屏南县究竟做了什么?

当地的核心理念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

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在“老屋复活”的基础上,当地紧接着思考:人来了,如何留得住?他们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,公开招募农耕、文创等方面的特聘指导师,吸引人才流入乡村。他们引回“乡人”,通过优化人居环境、落实创业奖补政策等,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,仅龙潭村就回流村民300多人。

当地始终注重重塑文明乡风,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依托修缮后的古书院、老戏台等传统建筑,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讲堂,提炼祖传家训和村规民约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,推动优秀乡风民俗常态化回归日常生活。

当地的核心经验,就是创新活化利用机制,让空置老厝由“沉睡”变“苏醒”。创新房屋流转机制,全面推行“老厝认租15年或20年”模式,由村委会从祖居户中流转旧民居,再按统一标准租赁给“新村民”。创新保护修缮机制,采取“新村民出资、村委会代建”模式,既便利了租户,又实现了风貌协调,创新项目管理机制,实行“雇工购料法”,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老屋保护、技艺传承、村民就业的“多赢”效果。

从农耕传统中探寻乡村建设的力量

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刘成纪



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农耕传统孕育了中国美学和艺术,对于当代的美丽乡村建设,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

乡村孕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诗歌里的农事诗、田园诗,绘画里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建筑里的别业、园林,均以乡村为摹写和歌吟对象。桃花源、田园梦,主导着传统中国人对美的认知。这种乡村想象,为现代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。乡村生成田园理想、田园理想反向重塑乡村,成为基本互动模式。

以农耕之教作为美育的基础。在传统中国,审美和艺术教育、人文教育是一体的。古人将审美教育还原为农耕劳动本身,使乡村美育深植于人与泥土、自然的深层互动。它引人体验劳动过程的图景。